

趙劍平文集

ZHAO JIAN PING  
WEN JI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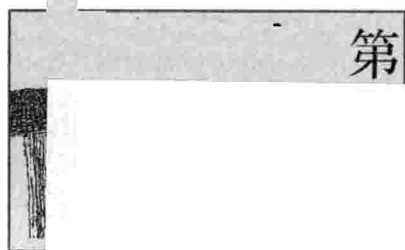
ZHAO JIAN PING  
WEN JI

◎赵剑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趙劍平文集

第





赵剑平，原名赵明鸿，1956年10月生，贵州省正安县人，仡佬族。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物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其创作严谨，作品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地域及民族文化色彩，富于思辨，传统表达中又有闪烁不定的现代意象，文字除内在的沉稳与节律，还格外显着活跃、生动，透着一种语言的张力。著有长篇小说《困豹》，中篇小说集《远树孤烟》，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女县长》，散文集《挂在悬崖上的街》《赵剑平散文选》等。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巴拿马诱惑》获“人民文学奖”特别奖，《獭祭》获贵州省“山花文学奖”，《杀跑羊》获首届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学奖。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各类文学作品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 序

我是在2001年4月举行的“新时期黔北文学研讨会”上认识赵剑平的。剑平面相纯朴,为人低调。见过其人,再读他那两组在会上被众口一词称许的散文——《欧罗巴散记》和《走进神秘之地》,我似乎读出了那纯朴与低调下面深藏的一些东西,不能不把他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又过五年,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我虽因临时有急务未能出席,却从旁得知这部作品来之不易——从下笔到成稿、修改、出版,耗时竟用了近十七年时间。一部作品的分量,固不以创作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但由此却令我对这位贵州作家的扎实、坚韧印象深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对那些甘于寂寞、从容沉潜的同道,我素来抱有更多的敬意。

一个作家的魅力,最终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感悟、去寻觅的。然而,倘若我们对这位作家的人生遭际、文化养成也有所涉猎,则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惊喜。剑平出生在遵义大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镇。他父亲是区公所一名小公务员,他母亲是区供销社一名小职员。因母亲没有奶水,剑平一生下来就找了农村奶妈,先后吃了两位农民妈妈的奶水。此后又因为有了相继出生的弟弟妹妹,父母便把他送到了山山相连的另一个镇子,交给他祖父祖母照看。他祖父是地方上“打玩友”——流行于川南黔北一带的川戏坐唱的“统指”。他祖上在清朝年间从四川移民贵州。他祖父倾家荡产到四川拜师学艺,然后返回贵州教“打玩友”……这川黔间的游走,或许恰恰织就了他民间文化的根系?而他那位老祖母虽不能够识文断字,却是一名地道的贵州土著仡佬族歌手。可以想见,少年赵剑平,如何随着老祖母的歌声,去感受

人间百态、自然万象，又如何在这老祖母信手拈来，半是谜语半是山歌的“猜子”里，捕捉素朴与聪慧的光辉……赵剑平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又属于一个时代。稍长，他又回到出生地父母身边。因为居住区公所，从镇上“破四旧”的火堆中，他翻检出不少书籍，开始了他的阅读。应该说，同时阅读的，还有生活的艰辛——其时，他弟兄姊妹五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的担子对这个小公务员家庭来说是不够沉重的。剑平除了要煮饭、喂猪，他还要在假期跟镇上穷人家的孩子一起上山砍柴、背煤、运粮，常常“两头黑”。高中毕业，剑平跟那个年代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也许是生活对这位能吃苦、有追求的年轻人的报偿，他那时候就成了省劳模，代表全县知识青年出席省农先会。三年后，他填了遵义医学院的推荐表，却阴差阳错到了遵义师范专科学校文科班学习。从学校出来，他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教书。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不难理解，三十多年来，剑平的创作为什么始终跟他的人生、跟他的乡土、跟他的民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关联。而时代，又成了这种关联的不可或缺的背景。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作家生活阅历的同构。

民族、地域和时代，再加上命运的遭际，是铸造这位作家灵魂的洪炉。

赵剑平写得很慢，从容而认真。如前所述，那个不足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产生，断断续续用了十七年，而一个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呢，对剑平而言，花三五个月的时间也是常有的事情。事实上，剑平并不一直都是写得“慢”写得“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剑平先后用两个多月时间徒步考察芙蓉江和黔北天花坪原始森林，并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写出了六部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小说家》《小说界》《清明》《红岩》等大型文学期刊上。后来，这些小说被贵州人民出版社收在一起，成为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远树孤烟》，作为“出头鸟”丛书第一本首推。可以说这本厚积薄发的“破土”之作充满了真情实感、充满了生气，是剑平走向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可否认，一个作家的“成名”，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命运的灾

难。比如,《远树孤烟》的成功,确给年轻的赵剑平带来了“实惠”——家乡为此成立文联让他担任主席,并把他推举成为省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委员。他加入中国作协,省、地领导亲自关心,把他从县里调动到市里,不久,又把他安排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县上挂职副县长深入生活……生活的浮泛干扰了作家的宁静与专注,因为我本人对此也有和剑平同样的感受,所以我认可这是他后来的作品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也怀疑,赵剑平创作数量的减缓,是否仅仅这一个因由。

据我所知,这是一个要求自己不断为读者呈现新思考和新形象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少有重复自己的。没有新的思考,没有新的发现,他宁可袖手于前。

更不可回避的是,一个作家面对生活的惶惑。

遭遇这惶惑,是几乎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虽然写得“慢”、写得“少”,但剑平的创作却并没有停下来。他后来发表的《白果》(《收获》)、《美丽的恐惧》(《青年文学》)、《梯子街》(《人民文学》),这些中篇小说跟他那一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成为《赵剑平小说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继他的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又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而此时,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困豹》的写作。我们从他关于《困豹》的创作谈《与生活一起创作》(《作家通讯》)可以看出,《困豹》之所以不能够一气呵成写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始终有一种矛盾和困惑。面对时代剧烈转型,观念更新、生活激荡、情感跌落、价值混乱,都给作家带来巨大的挑战而不得不使之陷入重新的思考与重新的抉择。实际上《困豹》十七年,这之间出现了数不清的缝隙。剑平没有放弃这些缝隙,而是在长篇、中篇、短篇这几种小说形式之间转换,他也因此才有短篇小说《白羊》(《人民文学》)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杀跑羊》(《上海文学》)获贵州省人民政府及地方上各种奖励。跨千年,跨世纪,剑平显然写得更“少”,也更“慢”。尽管如此,我们从他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中篇小说《大鱼》及短篇小说《事故》来看,他那种

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却是一如既往的。《事故》被《小说选刊》转载,《大鱼》有评论家撰文在《文艺报》发表,他们认为《大鱼》是那年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时期,剑平还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利刃》,这个东西虽然有些怪异,却是很耐人寻味的。也许小说创作的艰辛,不能再“少”,不能再“慢”,剑平似乎刻意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一些调整,从发挥丰富想象力的小说文本创作转移到了严谨的纪实文体写作。近十年来,性情真率、急公好义的剑平作为一位地方文联的领导要上班,要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要跟各个文艺门类的文艺家打交道,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生活实际上已经走样、走调,这其中虽然少了一些自我,却多了一些时代与社会的感悟。这种视野的变化虽然并非其本意,而客观上却使他对民生对乡土多了一些理解与关注。

剑平是当下中国我所认识的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几种文体间游走并能够取得成就的几位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不仅语言讲究,富有节奏感,而且取材广泛,从历史到地理,从人物到事物,不管旅游,还是风情,侃侃而谈,娓娓而道,却又常常充满奇崛,充满独特的哲思,传统中显开放,细微中显大气。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组散文,他的那些单篇,比如《我在贵州贵阳府》(《人民日报》)、《茶说遵义》与《一个民族茶汤里的影子》(《人民文学·茶事二题》)、《红的启蒙》(《人民文学》)等篇,虽然有一些“奉命”的痕迹,却有很强烈的文化色彩。而《红的启蒙》、《红色背景上的歌与画》还收入一些权威选本。他的报告文学几乎都反映对他产生过冲击或者震撼的地方事物,一个年轻人因为一点小事情一口气夺走了七条人命,并能够冷静地清扫现场,进行反侦查,他由此想到了现代人性的变异,从而《惊悚》(《人民文学》)出现在他笔下;而六年前出现在中国南方的雪凌灾害袭击遵义,停电、停水,行路难,城市几乎成了一座死城,他又在键盘上敲出来《雪花不是花》(《中国作家·纪实版》)(原名《雪花,这个冬天你不再温柔》)表现这片乡土众志成城的精神;他家乡是中国农民打工进城的发源地,这些年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他气势如虹写就《大鹏一日同风起》(《中国

作家·纪实版》)的华章,讴歌时代巨变。剑平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报告文学不是调查报告,只要基本事实走向清楚,作家对细节的合理想象是可以的,尤其对那些发生年代久远的人与事,没有文学的参与,就不可能在古旧的历史资料堆中复活。基于此,他的《巴拿马诱惑》(《人民文学》)再现了一百年前民族工业品牌茅台酒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这一事件的台前幕后,评委会因其在报告文学中运用小说表现手法授予他《人民文学》特别奖。追新逐异,这是文学永远的魂魄。否则,文学不可能成功打开人们有限的世俗空间,也不可能如歌德所说的“生命之树常青”。剑平作品从小说到散文,到报告文学,其实都贯穿了文学这一创造性劳动的基本精神。

也许我自己也曾搞过小说创作的缘故,我对剑平的小说更有一种偏爱。尽管剑平最早是通过他的中篇小说被文坛认可,而他的短篇小说其实也写得很精致。其中包括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磨嘎》《钟声》《大树》《割船》《死无对证》《小镇无街灯》《獭祭》《雾峡》等,短的一千多字,长的七八千字,依题材而定,很自由、很轻松,有写人的,有写事的,都写黔北乡土,视角独特,意趣横生,生活气息浓郁。传统叙事中有机融入现代表现方法,沉稳而跳跃,厚实而灵动。这些短小精悍的东西完全可以跟他的中长篇媲美。剑平的散文、报告文学,偶尔还有异国他乡的写作,而他的小说,却是地地道道的黔北乡土表达。他太执着于他的乡土,几十年来,他情有独钟地在这片土地上打滚儿,把那些喜洋洋的乡风乡俗滚在身上,把那些形象生动的山歌俚语记在心上,把那些醇厚绵密的人情事故消化在血液里,并把这一切都写进了他的小说。已经有专家学者注意到了,剑平的小说不仅具有一种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还有一种文化的涵盖与标识。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关继新就曾经说过,要了解黔北,要了解仡佬族,其实只要读赵剑平的小说就可以了。最近,我又从网上众多解读赵剑平的文章中看见一篇长文,特别从赵剑平作品语言与民俗描写的角度论说,认为他的小说有给黔北民间文化建档立传的作用,真正

为日渐淡薄的黔北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

值《赵剑平文集》出版之时,我很愿意在这里对作家及其作品谈一点粗浅的感受。剑平生活积累厚重、艺术功底扎实,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我预祝他在“慢”与“少”中始终保持一种坚守、一种从容,能够不断有所超越,写出更多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篇章。

是为序。

陈 建 功

2014年6月29日 北京

## 目 录

|             |     |
|-------------|-----|
| 大鱼 .....    | 001 |
| 女县长 .....   | 042 |
| 美丽的恐惧 ..... | 065 |
| 梯子街 .....   | 092 |
| 破车 .....    | 131 |
| 白果 .....    | 164 |
| 喀斯特山地 ..... | 194 |
| 穷人 .....    | 231 |

## 大 鱼

### —

韩六奶刚刚蹲下去，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心就散了。这几天眼皮老跳，她总觉得不大对劲。又迷迷糊糊听见蛮女开了门，把人让进屋里，她就再也蹲不住了，忙提了裤子，尖尖脚一跛一跛从卫生间出来。可她来到客厅，客厅里却没有别的什么人，还是只有蛮女，只有儿子韩西河从村里找来伺候她的这个胖姑娘。

只是靠门边多了一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村里李老板，听说韩总不在，没有进屋，放下东西就走了。”

蛮女坐在沙发那儿，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木木地说。

“根支书的儿子李承志……”老人喃喃着，口气里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

蛮女还是尖尖手指拈着一颗一颗瓜子嗑着，并没有感觉老人有什么异样。

“哪样东西啊？蛮女！”韩六奶说着，突然就抬起一只干枯的手来，颤颤地指着那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我眼睛花，你看是不是在动啊？”

蛮女从沙发上站起来，往那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走过去。“过年啦！还会有哪样东西！”她一边走一边说着，“除了吃的喝的，还会有哪样东西！”

蛮女还没有走到门边，冥冥中，那编织袋晃了晃，就倒在了地上。一股浊重的腥气在屋子里一搅，一条金甲大鲤鱼从袋子里滑了出来。在客厅花岗岩的地板上，大鱼尾巴只一拍，整个身子就无声地向前滑起来。一直滑到客厅中央，滑到韩六奶那双粽子脚跟前，大鱼才停了下来。

“哎呀！”蛮女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鱼，吃惊地叫了起来。

韩六奶却愣在那里，仿佛什么东西塌了下来，她拼着那干枯的身子在那里扛着，只要一走神、一散劲，那东西就会啪地砸下来，把她眼前的一切砸得粉碎。

明亮的灯光下，大鱼静静地躺着，一身金甲，闪着一层神秘的彩晕，朝上的一只眼睛圆圆地瞪着，嘴巴大大地张着，格外透着一种焦渴、一种死灭。

“天啦！”韩六奶在喉咙里一声呻唤，整个身子晃了晃，一下就坐在了地上。

蛮女昏头昏脑，抱一把金甲大鲤鱼，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才腾出手来把老人抱到了沙发上。韩六奶在沙发上躺着。蛮女一只手在她胸前来回抹着。抹了半天，老人眼睛一睁，居然醒了过来。

“快打电话……”韩六奶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要害我们……”

## 二

韩西河在宾馆开了一个套房，跟几个弟兄玩麻将正玩在兴头上，蛮女的电话就打来了。看看提包，十沓印着伟人头像的现金只剩一沓了，他便向下家歪过头去，凑着耳朵道：“黄哥！我家头有一点事，要先走一步。”

“大名鼎鼎的韩总咋婆婆妈妈啦！”黄哥瞥了一眼韩西河，“不想扳一扳？”

“我们这几个人，”韩西河道，“过去点过来点有哪样关系！九‘方’钱，权当跟各位拜年啦！”

“九‘方’？你是不是谎报打伤案哟！”上家看一眼韩西河，插进来道。

韩西河听着，把一沓钱拿在手上一抖，指着大钞票上红红的头像道：“他老人家亲眼目睹，我要有半句假话，我是四条腿的王八，在各位弟兄面前爬起走。”

几个人听着都笑了起来。

“行啦！你去吧，韩总！”下家黄哥笑咪咪地说，“我们也要收摊了，玩得太晚了，人受不了，明天早晨我还要开一个会呢。”

“大会还是小会？听报告，那么大的会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嘛！”

“你说得轻巧，明天的会是本人主持召开的招投标会。”

韩西河笑着跟大家抱了抱拳，便从堂子上退了出来。他坐上一直等在那里的车，风一样往家里赶。

韩西河一脚踏进门，闻着一股浊重的腥气，看着还躺在地上的金甲大鲤鱼，内心深处也感到了一种震动。

“李长根想害我们呀！”韩六奶已经缓过劲来，跟儿子数着，“恁大一条鱼，不是精，就是怪，新年大节的，他儿子李承志把这种鱼送上门来，安哪样心！”

韩西河没有吭。他蹲在地上，派着拇指和食指把鱼从头到尾量了量，又拍拍宽厚肥大的鱼肚皮，这才自言自语道：

“这两爷子从哪里弄来这么大的鲤鱼……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鲤鱼……”

“听老一辈人说，村里长塘有这种鱼。”蛮女在边上不知深浅地冒了一句。

“长塘的这种鱼成精成怪呀！”韩六奶听着，又牵丝网线地数了起来，“那年，李长根他爹李定根……李承志他爷爷，差我们两挑谷子的田租，临近年关了，他在长塘弄了一条大鲤鱼，送到我们家，想抵租谷，世人都说鱼大成精成怪，你爹偏不信，心一软就应了下来……”

“母！”韩西河站起来，望一眼老人家道，“你不要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好不好？”

“我怕你忘了。”韩六奶说着，两只凹下去的眼球转着，阴郁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韩西河。

韩西河没有吭。这个有关家族兴衰存亡的故事他怎么会忘了呢。那时候，韩西河还在娘肚子里。三十来岁的韩六爷，在郎州城上过新学，不信精不信怪，吩咐灶上把鱼切成段切成块，一天熬一锅鱼汤，要韩六奶喝下去。浓浓的鱼腥气在整个韩家大院里弥散着，韩六奶闻着就想吐，更不要说喝鱼汤。韩六奶到现在都不明白那鱼为什么会那么腥。可韩六爷说，越是腥的东西就越有营养。韩六奶闭着眼睛，一天两大碗鱼汤，常常

喝下去就翻肠倒肚吐出来，也还是要喝，喝得死去活来。韩六奶喝鱼汤喝迷糊了，眼睛呆呆地看着空中，仿佛透过浊重的鱼腥气看见了层层死气。“爹呀！妈呀！要出人命呀！”她就这样叫。从腊月喝鱼汤喝到正月，那一条鱼才在韩六奶喊爹喊妈的叫声中变成了一堆骨骸。鱼汤喝完了，鱼腥气也散了，韩西河在娘的肚子里开始动了起来。贴着韩六奶的肚皮，韩六爷听见了胎动，感觉到了活蹦乱跳的儿子。不几天，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解放郎州，土改工作队进驻长塘村。韩六爷在一天夜里被觉醒的佃农们从床上抓到台上。斗争会开到半夜，李长根他爹李定根就从韩家大院里挖出来两条枪。第二天，区长亲自赶到长塘村主持公审。韩六爷想贴着韩六奶的肚皮，再听一听儿子的胎动。区长没有答应。太阳下山那工夫，韩六爷被推到河滩上枪毙了。韩六奶没有掉一滴眼泪，人们觉得她喝鱼汤喝寒了心。谷子灌浆，韩六奶果然生下来一个儿子。人们又觉得上过新学的韩六爷还真有一点深奥，隔着一层肚皮，他居然知道韩六奶跟他怀了一个儿子。韩六奶的记忆中，韩家的倒霉，实际上就是从那条鱼开始的。从儿子懂事起，她就把这个大鱼的故事不断地摆给儿子听，认定正是这条成精成怪的金甲大鲤鱼导致了韩家的衰落……

死寂的空气一阵颤动，屋子里一下响起来一支“西班牙斗牛士”舞曲。韩西河一怔，便从腰间把电话掏出来，看看来电显示，这才放到耳朵上。他鼻子里嗯了半天，这才跟电话那头道：

“谢谢啦！承志！也请转告你爹，这么稀奇的东西，他还记着我。”

韩西河口气镇定，近于冷酷，话刚落音就把电话挂了。

“你还谢！”韩六奶听着，不依不饶地跟了上来，“这两爷子明明不安好心。”

“母啊！你这么大年纪了，少操一点心行不行？”韩西河说。

“你说这个李长根，他当他的支书，他儿子李承志又是村里建工队的老板，”韩六奶固执地说着，“我们都离开长塘了，他两爷子还要追进城来害我们……”

“不就是一条鲤鱼嘛！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韩西河说，“你老人家气量大一点行不行！”

“土改那年……”韩六奶还在喉咙里嘟哝着。

“你不要说土改那年,那算哪样事儿!没有那条鱼,长塘就不解放哪!土改就不搞哪!”韩西河说,“那叫改朝换代,大势所趋。”

“那……”韩六奶望着地上的鱼,带着一种后怕,“你说这鱼咋办?”

“你要不喜欢,我就弄走。”韩西河望着老人道,“人家这是拿来孝敬你的,没有想到把你吓成这样……”

“还要找一个先生来做一做法事,”韩六奶说,“清洁清洁家屋。”

韩西河点着头应着。

### 三

金河集团坐落在郎州外环路上。

李承志开着车沿着围墙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大门。也难怪,李承志他们去年送树上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围墙呢。两个保安扎着武装带守在门口。李承志一眼看出是村里的两个年轻人,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名字。两个年轻人大约也认出他来,只一挥手,一排不锈钢的栅栏便往两边缩着。可这节骨眼上,车却死火了。李承志打着马达,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两个保安很看头势,跑到车屁股上推起来。李承志额上都急出汗来,这才扶着方向盘把车开进院里。大楼前面溜停着十几辆轿车。李承志一看最差的都是桑塔纳。他心里一嘀咕,方向盘一打,北京吉普转一个弯,孤零零地停到了围墙边上。下车来,李承志看两个年轻人推得脸红筋胀的,拿出烟来一人散了一支,便带着一种莫名的凄惶,往大楼那边走去。

穿过院坝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看那棵古树。古树有多老?三百年?五百年?还是一千年?李承志琢磨着,它应该跟长塘村的历史一样悠久。长塘村最老的韩六奶,即便八十岁,在它眼中,也不过一个黄毛丫头。甚至它是一棵什么树,长塘村人也并不确凿地知道。它叶子小,稀疏地挂在枝头,却绿得像上了油一样的,终年不落。它不开花,也不结果。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长塘村,仿佛被冻在了长塘村的时空里。它姿态美丽而又奇崛,从树干到树枝,能看见根根血脉根根筋。因为大地与天空的争夺,欲望与现实的冲撞,还产生一些赘根,出现不少扭曲和鼓突。李承志印象中,整个长塘镇都只长塘村有这么一棵树,它因此成了长塘村的风水树,

一种长塘村的象征。

可人们没有想到韩西河盯上了古树。

大前年,韩西河出资改造从镇上到村里的公路,垒路基、砌边沟,路面加宽、硬化,花了二十来万。前年,他又花了二十来万在河上架了一座桥,把公路延伸到了家家户户。那阵,谁也没有看出韩西河的心思,都觉得遇上了菩萨,要过快活日子了。直到去年,韩西河跟村里提出来要那棵古树,他想把它搬到郎州市他金河集团的院坝上,支书李长根和村长钱贵才弄明白,原来韩西河修路架桥的,是要把古树运到城头呀。两个当家人都像鱼咬了钩一样,不想就范,却又逃不了。而且韩西河话说得很好听,现在农村都开放了,要搞城市化了,他韩西河闯天下,也代表长塘村,应该有一个形象,金河集团做大了,吃骨头喝汤的,不但长塘村沾光,甚至整个长塘镇也沾光,人口增长这么快,长塘村现有的土地,已经很难养活现有的人口,今后长塘村要往郎州发展,争取在郎州建一个长塘新村,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要夺取城市。

韩西河这一说,大家还有一点相信。韩西河上世纪末还是长塘村建工队队长,拖着一帮泥水匠,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工程,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比现在李承志还凄惶。突然一天,他把公章往支书李长根和村长钱贵跟前一推,自己跑到郎州成立了一个金河建筑公司。短短几年工夫,他就发展到现在赫赫有名的金河集团。前不久,郎州一家小报搞郎州财富排行榜,韩西河居然名列第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让所有长塘的人都目瞪口呆。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甚至很幼稚地认为当年李长根他爹太粗疏,只从大院里抄出来两条枪,却漏过去了窖在床脚的一缸金子。韩西河发了,却没有忘记长塘村。每一年,李承志接手的建工队,包括后来村长钱贵搞的路桥建设工程队,都能够从金河集团拿到一两个工程。架桥修路钻山洞,哪怕转几道手,三包或者四包,长塘村两个建筑队几百号人总算饿不着。甚至杂工,金河集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同等条件下长塘村优先。长塘村这种低级的杂工很少,就扩大到同等条件下长塘镇优先。韩西河这一点事情,在五万多人口的长塘镇还真产生了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民间都流传一句口头禅:找活路,上金河。

“根支书!根支书!……”

李承志愣在树脚,这时候就有人站在二楼走廊上叫起来。他诧异地扭过头看了看那边院墙大门,那里并没有人进来。整个院坝空荡荡的,只有他跟那棵树,那些车。他回过头来,愣一愣神,便明悟过来。李承志从身条到相貌都长得像他爹,隔上丈二八尺的,时常被人看走眼。这期间,尤其镇上的孟书记,他眼睛差,总把他们两爷子混淆。

这个人正是孟书记。这阵,他已经从二楼下到一楼,走到了院坝上。

“我还以为是根支书来了。”孟书记总算看清楚了,一边走一边说着,“他怎么没有来呢?我还有事情要找他呢!”

“他昨天一大早就回长塘了。”李承志说。

“韩总不是说请了你们两爷子嘛!”孟书记说,“大家在一起过一个闹热年。”

“家里猪还没有杀呢。”李承志说,“来一个代表就行了。”

“年关来了,大家都忙啊!”孟书记说着,就招呼起来,“站在这里做哪样啊?我们进屋吧!”

“我看这棵树是不是栽活哪?!”李承志说,“他们去年费力从长塘搬上来,要栽死了,那才冤枉哟!”

“活啦!树叶都没有掉一个。”孟书记说,“韩西河这几年运气好啊!我看他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孟书记在前,李承志在后,两个人脚跟脚往楼里走着。李承志禁不住又望了一眼古树,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滋味。

古树搬迁,韩西河没有出面,只派了两台挖掘机和一台大卡车到长塘村。大卡车是敞口的,整个厢体由液压撑杆顶着,可升,也可降。开始作业,只有几个村干站在那里,一脸散淡,很无奈的样子。不一阵,来了一些半桩桩娃儿蹲在那里,也木头木脑的。两台挖掘机配合着,不到一个时辰,便将两三个人才抱得过来的古树连根带土举了起来。大卡车屁股一低,车厢一矮,古树坐了上去。几个村干部这工夫都爬上了车,帮忙韩西河的人捆索绑绳固定树干。汽车发动,长塘村几个当家人一脸惶惶,腿脚发软,都待在车上不下来了。古树掘出来后,空出来一个巨大的坑。这工夫,树坑周围婆娘儿女一下聚起来好几百人。车起步,这些人便跟在屁股后面走着。车走得慢,这些人也走得慢。车加一加油,这些人便一路小